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

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

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

【德】诺贝特·布吕姆 著
朱刘华 译

诚实的劳动

EHRliche ARBEIT

金融资本主义及其贪婪的抨击

中国青年出版社

【德】诺贝特·布吕姆 著
朱刘华 译

EHRliche ARBEIT

诚实的劳动

对金融资本主义及其贪婪的抨击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诚实的劳动/[德] 布吕姆著; 朱刘华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5

(国际热点)

ISBN 978-7-5153-1563-8

I. ①诚... II. ①布...②朱... III. ①劳动—研究 IV. ①F0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1094号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Author: Norbert Blüm

Title: Ehrliche Arbeit. Ein Angriff auf den Finanzkapitalismus und seine Rafter

Copyright: © by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Gütersloh, in der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2-4955号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08

责任编辑: 李茹 liruce@263.net

营 销: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57350517 57350522 57350524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80 1/32

印 张: 9.25

插 页: 2

字 数: 183千字

版 次: 2013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57350526

目 录

生平记事：我的欧宝，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 1

第一章 金钱统治世界 / 6

- 一、皇帝的新衣：金融界的欺骗 / 6
- 二、价格问题：“金钱——为什么？” / 26
- 三、傻瓜的经济 / 49

生平记事：劳动的尊严或酒窖技师的荣誉 / 69

第二章 诚实的劳动 / 72

- 一、劳动——我们做的是什么东西？ / 72
- 二、我们没有足够的劳动吗？ / 113
- 三、转型中的劳动——机会和危险 / 130
- 四、劳动的液化和企业的蒸发 / 156
- 五、管理政体：有组织的内幕交易 / 178
- 六、劳动者是配件供应厂，劳动是配件吗？ / 185
- 七、时间和空间的死亡 / 202



八、技术专家的傲慢 / 213

九、新的劳动露出真相 / 222

第三章 资本主义的兴旺期已经过去 / 231

一、劳动和财产 / 231

二、劳动和社会福利国家 / 249

生平记事：“格蕾特，一切都很美妙” / 290

生平记事：

我的欧宝，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我是14岁那年来到欧宝公司的。那是1949年，事情就像彩票中奖似的，求职者有1000名，仅有14人被录用了，我便是其中的幸运儿。那是10月的一个早晨，天气寒冷、潮湿、灰蒙蒙的，我与另外20名新学徒于6点30分在欧宝的大门口集中，被运往学徒车间。我感觉像是在运送犯人似的。一进盥洗间就分配给我们每人一张窄橱。片刻之后又安排我们将童装换成蓝色工装，这是我母亲亲手为我缝制的工作服。然后我就站在了一架台钳前，台钳对于我太高太高了。我搬来一只小箱子垫在脚下，从此小箱子就成了我的名副其实的立足之地。活动场地：向左60厘米，向右60厘米，向后60厘米，向前10厘米。我就这样手抱大锉刀站在一块夹在台钳钳嘴之间的U型钢前。这让我很难受。锉啊锉，像父辈们一样锉。每天9小时，每礼拜5天，每两个礼拜六再另加6小时。这就是当年的48小时。我握锉柄的右手很快就起泡了。我左手按住刀片，必须没完没了、单调乏味地将

刀片前推后拉。我当时对西绪福斯^①还一无所知,但他的感受我当时全经历过了。我是个活动欲很强的“行为古怪的孩子”——我母亲叫我“粗野无礼的家伙”,让这么一个人去适应台钳的纪律,那份约束就像橹舰上的舵手曾经必须忍受的那样。

心地善良的基利安·劳克

基利安·劳克是我的老师傅,他心地善良,头上一直戴着顶大帽子,嘴叼一截熄灭了的雪茄屁股,他教我如何正确使用锉子、锤子、凿子和钻头等。这对他来说也很吃力。我至今还经常听到他在我身旁耳语:“老天,求求你给我一点点耐心,让这小子快弄懂他必须弄懂的东西吧。”就这样,他第十次给我示范我模仿了9次都没能学会的东西。等到第十一次还是不成功时,他的建议就渐渐变成诅咒了。我记忆中的基利安·劳克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从他那里我学到很多很多东西,让我一生受用不尽,哪怕是后来与车锉无关的事情。因为我在劳克手下练就了毅力,学会了顽强。“千万别放弃。”这段学习在生活中对我的用处大于大学里教给我的。如果我没在欧宝的学徒车间练习毅力,我就不可能从事政治家的职业,并存活到现在。作为政治家的一种道德,毅力当然已是濒临灭绝。因为在德国,谁不是每天宣告一个新想法——哪怕他还没来得及设法实施昨天的想法,都会被当作

^① 西绪福斯,古希腊神话中科林斯城的创建者,以狡猾机智闻名,受诸神惩罚,西绪福斯必须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因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如此周而复始,一直从事着这一无望的劳动。

缺少创见、思想僵化。

英勇无畏的卡尔·基尔施

我很幸运。我不仅仰视过我的师傅基利安，而且学徒期结束后在工具车间也仰视过我的组长卡尔·基尔施。这位“樱桃卡尔”^①是我的第一位组长：一个“黑人”，也就是跟我一样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另外他还是他家乡海德斯海姆的教堂理事会成员，每天早晨从海德斯海姆坐火车来上班。“红色”工具车间里的一个“黑人”，这就像撒哈拉沙漠里的一名爱斯基摩人。可后来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因为红色的同事们将黑色的卡尔选进了当时还有10名共产党员的企业职工委员会。企业职工委员会不是一个歌咏组织，可卡尔在里面也有威信。因为他为人正直，立场坚定。

有一天清晨，工具车间里沸反盈天。夜班工人逮到一只老鼠，将它关进了一只圆笼子里。那些残忍的家伙用一只电焊嘴赶得那只可怜的动物在笼子里乱窜，吱吱尖叫。四周闹得跟马戏团似的。这时卡尔·基尔施出现在了工具车间的门口。他扫一眼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佐罗一样突然站到一大帮人中央，抡起他的装有黄油面包和饭盒的公文包，砸在离他最近的动物折磨者的耳朵上，然后关掉电焊嘴，转过身去，一声不吭地怒视着众人。车间里霎时鸦雀无声了，众人羞愧地慢慢散开。我为我的“黑色的樱桃卡尔”骄傲。他面对残忍的一大帮人的勇气，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记忆里。

^① 德语里“樱桃”的单词与姓氏“基尔施”仅一个字母之差，故有此绰号。

“欧宝家庭”

我们欧宝人骂公司高层的老板们,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很早就玩过这游戏,也就是在担任青少年代表的时候。可如果有哪个公司外的人骂欧宝及其领导,我们会团结一致,替与欧宝有关的一切辩护。我们是欧宝人,我们想属于这个集体。当他们在工作纪念日收到公司赠送的一篮子食品和一张夸奖他们对公司的忠诚的证书时,就连在整个工具车间赫赫有名的专爱闹事的老刺头都不由得感到骄傲。证书从此就挂在家里客厅的五斗橱上方,证书旁挂着老板与受贺者握手的照片。

是的,我们欧宝人为我们的公司骄傲。在吕塞尔斯海姆^①,拥有一辆欧宝牌汽车,这是所有战后经济奇迹那一代孩子追求的目标。因为有了汽车所有愿望也就满足了,战后,继吃喝风之后,这一满足又掀起了旅行风潮。无论如何,那年夏天,我们布吕姆一家骄傲地穿越最原始的阿尔卑斯山山口——车里装满用具——尤其是食物,因为我可怜的娇小的母亲格蕾特看样子还在相信,有可能意外地爆发一场饥荒,甚至休假时都有可能。汽车是战后孩子们最心爱的玩具,对于吕塞尔斯海姆人来说,这个交通工具就叫“欧宝”。我叔叔阿道夫从孩提时起直到老死都是共产党员,是亚当·欧宝股份有限公司共产主义企业职工小组里的积极分子,其

^① 吕塞尔斯海姆,德国黑森州南部美因河畔的城市,因生产欧宝汽车而闻名于世。

最强硬的竞争对手就是我所属的基督教企业职工小组，就连这位反资本主义的斗士对他的汽车的敬意也高于我们这些天主教徒对圣骨的崇拜。他几乎温情地护理他的宝贝。礼拜天他像母亲给孩子洗澡一样给他的汽车打上泡沫擦洗，拿一块软皮轻轻地按摩擦亮它。冬天他甚至将车子支起来，让它不必靠它的轮胎疲惫地站立。除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辆欧宝车是阿道夫叔叔一生拥有过的最漂亮的东西，紧排在他妻子前面或后面——我记不确切了。

在第一台“奥林匹亚”下线的那一天，吕塞尔斯海姆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男子歌咏协会唱响“赞美上天”，市长致辞，欧宝总裁也讲了话，我们这些欧宝人，“奥林匹亚·纪录”的生产者，感觉就像奥林匹亚冠军似的。

曾经……那些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第一章 金钱统治世界

一、皇帝的新衣：金融界的欺骗

在我母亲给我讲过的所有童话中,让我最开心的一直是《皇帝的新衣》。虽然其他故事给我的印象更深刻,比如听《亨塞尔与格莱特》时我害怕得要命;听到《灰姑娘》的变化无常的命运,我真正是浑身筛糠般颤抖;《桌子、驴和棍子》满足了我童年的复仇欲望。但是,听到虚荣的皇帝出丑,为了新衣服花掉他全部的钱,最后钻进了两个骗子的陷阱,我放声大笑,笑声之大是听别的童话所没有过的。对当权者的愚蠢的幸灾乐祸和对直言不讳说出真相的天真孩子的钦佩,至今都是我所喜欢的童话的精髓。它教育我们,仆人的装假,是小市民爱慕虚荣、缺乏教养的结果,我们时常被这爱慕虚荣引入歧途。而平民百姓容易上当受诱骗,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不仅仅是在童话里。

皇帝和他的朝臣在假象和真相之间摇摆不定,选择了假象。因为所有人都认为那假象是真的。而骗子的伎俩其实很容易看穿:他们声称,他们的衣服是用一种“拥有神奇性

能、凡不称职的或愚不可及的人都无法看见”的布料制成。今天这些骗子自称“专家”或“说客”。谁不想采纳他们的建议，他们就直接宣称他没有能力或不够懂行。只不过他们大多婉转地称之为“抵制顾问”。

童话里的老百姓也上了这种宣传的当，欢呼实际上不存在的服装华丽漂亮。还有：可以说是民主的公民表决才将这欺骗变成了一个误以为的真实。如果所有人都欢呼谎言，谎言看样子就会变成真理。这正是民意调查的企业秘密。

骗子正确分析了皇帝和百姓的心理：谁也不想被当作蠢货，谁也不想别人认为自己无用。是说谎还是暴露自己？面对选择，几乎所有人都决定选择说谎。就连骗子们本不想欺骗的老百姓也不愿相信当权者会这么愚蠢。虽然皇帝毫无疑问是赤身裸体地走在大街上，街道旁的人们却呢喃道：“皇帝的新衣服多么无与伦比啊！他衣服上的后襟多漂亮啊！这衣服多么合身啊！”是的，大胆欺骗甚至让他们这些臣仆的赞美声更大了。如果《图片报》在场，这家画报可能会最大声地颂扬织工的艺术——再配上一篇对织工同业公会兴奋不已的师傅们的专访。

一切都顺利地成功了，符合骗子们的计划。直到，是的，直到一个只相信自己的眼睛的小孩高声喊出下面这句话的那一刹那：“可他啥也没穿啊！”于是，老百姓很快也全都名副其实地睁开了眼睛，认出皇帝是裸体。《图片报》这下会换成一个新标题：“无能皇帝上当受骗！”记者现在会对聪明孩子的父母做专访。

那位可怜的皇帝和他的朝臣们呢？他们自然立即明白

了那孩子说得对。可他们应该怎么做呢？他们必须痛苦地将他们的古怪游行进行到底……

出大丑

《皇帝的新衣》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童话预测。让我们设想一下，皇帝将交易所分析师、银行专家、评级机构代理人和他的最聪明的经济学教授派去世界各地的交易所，去分析一般的经济形势和全球经济发展前景。他们全部都会报告说：“前景很好，经济繁荣。”德国国民经济之王汉斯-维尔纳·西恩^①教授估计甚至会警告“经济发展过热”——在炉子里压根儿就没火了的时刻。

这些全球的“经济英雄”，这些“宇宙的主宰”，他们牵着世界舆论、他们的客户和政治的鼻子转：2008年3月12日，贝尔斯登投资银行总裁阿兰·D.施瓦茨还在声称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对分析家们对一季度的利润估计表示满意，偿付困难的谣言“十分可笑”。8天后，却必须用国家的钱拯救这家银行，将它卖给竞争对手摩根大通公司。

即使是默克尔总理的顾问，德意志银行的约瑟夫·阿克曼，这个利润率超大的人，也不比他更清楚。在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前夕，约瑟夫·阿克曼还在声称，世界金融秩序不存在系统性风险。在此期间，这些据说根本不存在的风险却导致全球损失了至少15兆美元，差不多是德国联邦预算

^① 汉斯-维尔纳·西恩，1948—，慕尼黑大学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授，慕尼黑经济研究所(Ifo)主席。

的35倍。冰岛、爱尔兰、希腊濒临深渊。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投机分子在较力。

2008年年初,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国家领导人还在夸奖稳固的世界经济。2008年7月中旬德国经济研究所声称:“经济繁荣会延续。”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之后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还在宣布解除警报。德国IKB工业银行股份公司的监事会里有政界和经济界的顶尖人物,在雷曼兄弟银行已经关闭之后,公司领导人员还在给它汇钱。国际金融精英们对货币和信贷市场面临的危机如此毫无准备,当危机已经全面展开时,他们都没有觉察到。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那些以犹太教大祭司的口吻辞藻华丽地宣告“预测”的人呢?他们都没能正确地分析当前和过去的发展趋势。这些精英谁都没看到这场灾难的到来。所有人都信赖其他人所说的,不让别人当自己傻瓜——跟皇帝的宫廷里一模一样。

从未有哪个有权代表一种严肃科学的同业行会像经济学家们这么出丑过。事实证明,他们回答的可靠性与天文学家的回答差不多。一条古老的投机格言说,只要事实证明了你的决定有51%是正确的,你就比别人好。这条格言隐瞒了的事实是:你让一只黑猩猩朝着一个靶子投箭,也能得出同样的比率。或者,你即使使用一只玻璃球来进行你的“预测”的话也能得出同样的比率。当代经济专家和中世纪的宫廷佞臣之间还存在许多其他的相似处。他们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宫廷天文学家曾经为诸侯履行的职能。不过,在宫廷的等级制度里,天文学家们的位置通常接近于宫廷小丑。

2007年夏天之前,经济学界的泰斗和新闻界世界经济的

诠释者们一点都没有预感到那会发展成有史以来最大金融经济高危事故的东西。后来,当这场高危事故出现时,那些市场理论家黔驴技穷,违背他们所有的信条,转而求助于国家。《南德意志报》记者托马斯·施泰因菲尔特认为,阻止了最严重的事情发生的不是市场的自疗力量,而是“国家的一系列强制行为”。

我们能拿这些经济学家怎么办呢?我们不能指责他们。正如经济学家约翰·格雷^①曾经对他的行会所说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可能什么都知道,这样傲慢是有罪的。将自己表现为精确的科学,这是国民经济的狂妄,这引发了经济科学的灾难。经济是人的事务。人按其本性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预料的。

诺贝尔奖得主加里·斯坦利·贝克尔^②这类新自由主义代言人的根本错误是,他们醉心于一种帝国主义的唯理论,“试图按照清醒决策的标准描述所有的人类行为——那些范畴,即使只针对市场行为,都不管用”(约翰·格雷)。这一思维方式认为,人始终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而他大多是依据少量信息甚或依据纯情感的冲动决定支持或反对什么

① 约翰·格雷,1724—1811,英国经济学家。

②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1930—,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所著的《生育率的经济分析》是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创始之作;《人力资本》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经典,是席卷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的“经济思想上的人力投资革命”的起点;《家庭论》被称为贝克尔有关家庭问题的一本划时代的著作,是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代表作。因而,这三部著作被西方经济学者称为“经典性”论著,具有深远的影响。此外,西方经济学者把贝克尔的时间经济学和新的消费论称为“贝克尔革命”。

的,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因此这种经济学一直与社会和政治的思考保持着距离。两者都会玷污计算的纯度。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①声称:“理智就是计算。”同时他提出“人对人是狼”的主张。这么看来,人类是不停地算计如何伤害自己的亲人,从中获得最大效用的动物。一种令人绝望、科学上也完全过时了的人类形象。

高级金融机构的预言失败并不比这小: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三家评级机构像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引座员。它们评定银行、企业和国家的信用度。它们分析全世界80%的资本流动。可是,当交易所投机的气泡里已经散发出恶臭时,它们还在错误地褒奖不能兑现的信贷。

例如,评级机构给予最高商业信誉的股票让加州公共雇员退休基金损失了10亿美元。联邦金融服务监管局局长约亨·桑尼奥称这些私人评级机构是“世界金融系统里不受监督的最大权力组织之一”是有道理的。

谢天谢地,路德维希·艾哈德^②特别反感数学化的国民经济学。他既不可能靠它的帮助让货币改革成功,也不可能靠它的帮助在联邦德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反,艾哈德宁可依靠率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阿尔弗雷德·穆勒-阿尔马克^③,这位原本是宗教社会学家的国民经济学家。

①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

② 路德维希·艾哈德,1897—1977,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父”。1949—1963年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和劳动部部长,1963—1966任联邦总理。

③ 阿尔弗雷德·穆勒-阿尔马克,1901—1978,德国经济学家、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

全球化的礼拜仪式

就像虚荣、追求时髦的皇帝的宫廷里曾经的一样，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精英的上层社会里，长期以来众人都彼此顺着说话。谁想别人认为自己聪明，就将全球化描绘得金碧辉煌。金融资本主义的世界宗教的三大法宝是取消管制、私有化和降低成本。这个三位一体的偶像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的理性女神一样受到崇拜。在她的名义下，先是资产阶级摆脱了传统封建经济的束缚。然后罗伯斯庇尔及其手下又以她的名义先是砍掉了旧秩序的代表们的头颅，随后又砍掉了不想逐字逐句按雅各宾派的问答手册祈祷的其他所有人的头颅。最后拿破仑又以她的名义蹂躏了半个欧洲。

没错，资本主义的全体红衣主教放弃了柴堆、断头台和军事屠戮。他们的做法主要是将人为制订的我们的世界经济的规则结构宣布为更高的力量，甚至宣布为一种自然规律。当然只有傻瓜或煽动者才相信能够违抗这些规律。

于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为自由化举行礼拜，直到政界和经济界的最后决策者也认为金融市场的这些规则是唯一真正的信仰。能够得到专家和自己先前任命的委员会的夸奖，整个政府都感觉受宠若惊。越来越多的规则被越来越快地废除，投机分子们就可以不受阻拦地开辟道路。每个发展得还可以的工业国家某个时候都可能不再听从政党，而只听要求对现金流动放松管制的预言家们的。格哈德·施罗德这样的社民党联邦总理或托尼·布莱尔这样的工党首相原来是新自由主义的模范学生。比如施罗德听从从金融界